



輯新藝文葉萬

花火與血

著以靳

行印店書葉萬

✓
美國史特朗女士著

(全人類五分之一)

爲自由而戰中的國

ANNA LOUISE STRONG

One-fifth of Mankind.

伍友文譯



棠棣出版社

1940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廿日初版

萬葉文藝新編

血與火之花

(文雜)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索	斬
葉	君		
書	甸	非	以
店			

有著作權 ·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慶里三九號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些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的意義，以及過甚的欲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能抑止的情緒，想替作者奠定一個新的基地，替書店企劃一條新的路線，替讀者齊集一些新的讀物，替新中國栽植一些新的花木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前言

八年真如一場大夢，醒來一切如常，祇是自己老了將近十歲，鬢間平添幾許白髮。

做爲這個大夢的記錄，曾經不斷地爲激情所驅使，寫下一些短文，在當時，真是以全身的精力赴之，時過境遷，有的實在顯得天真好笑，將來被太平年代的人看到，當然更覺得可笑。可是自己展開起來，還能引起一些活動的情景，於是就已成書的四本我的家鄉，我們的血，火花，鳥樹小集選出一些，還加一些未曾收集的文章，集成一冊，做爲小小的紀念，如果還有一點價值的話，我就用它獻給八年來獻獻死去的不該死的人們。

最後的一篇散文藍天白雲溫暖，雖是最近寫成的，原來也可以放在卷首，因爲這不是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實在是一個舊的時代的復活——祇有一點不同：人民進步了，他們不再是一羣待殺的羔羊，他們有他們的聲音，也有他們的力量。

作者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夜夏場

目次

前言	一
我的家鄉	一
沒有了家鄉	一二
我們的血	一七
在上海	一九
關於國旗的話	二二
在轟炸中	二五
殘殺之後	二八
五月四日	三〇
迎五月	三四
卑劣的屠殺	三六
一個人的遇難	三九
我懷念你們	四二

小埔遠簡	四	五
孩子們	四	八
孫寒冰先生	五	二
饒澥淑	六	一
編者的話	六	五
百期的話	六	八
八一三與我們的再生	七	〇
這一年	七	三
文羣三百期	七	五
文羣四百期	七	七
五月的話	七	九
死難題詞	八	一
藍天白雲溫暖	八	三

我的家鄉

—

我極目遙望，遙望我的家鄉，
天邊白雲下，肥沃的土壤；
小麥，玉蜀黍，水田稻，紅高粱；
爲那廣漠無垠的大平原，
織好深綠淺黃的衣裳。

多少萬壯夫的汗珠，
和雨水淌落到地上，

春日的播種，盛夏的苦作，都祇爲
秋天就要收穫的食糧——

呵，一片空，一片荒涼！

是誰呵，轟燬了我們的村莊？
是誰呀，蕩平了我們的田場？
牽走的是牛，馬，壯丁和姑娘，
由他們使用，鞭撻，姦淫，殘傷，
爲他們挖掘戰壕，做他們
生命的屏障，再來毀壞
那方自己弟兄的生命，村場。
身後就是那明晃晃的
上了刺刀的槍，不情願
從此就倒在路旁，也響
大聲喊叫：「那方的弟兄們
就朝我衝鋒，射擊，
縱然死了我，也死了
殺害我們的豺狼！」

任炎陽的蒸曬，無數的
斷了的頭，破了的胸，
緊咬著的牙，恨結的肚腸，
就是死也不會忘：

「願化成兇猛的厲鬼……」
可是當幽靈再回到家園，
血日旗在晚天中飛揚，
沒有了家鄉，呵，好一片荒涼！

二

那石橋上，沙袋堆成了牆，
忠勇的兵兀自站立著，如
雕塑了千百年的石像。
他們也是來自田間，當了兵，
喫一分菲薄的口糧，他們

愛自己，也愛自己的家鄉。

披風，冒雨，忍受強烈的太陽，

焦急的光從眼睛裏射出來，

讓握槍的手爲忿恨而戰抖，卻記得

「我們要沈著，不可輕易言抵抗。」

一聲礮轟破了死樣的安詳，

那是敵人的掩護，如雹如雨的射擊，向我們安分的前方，轟倒了樹，揚起了土，炸斷了

弟兄的手膀，飛得遠

打在另外弟兄的臉上

「你不會打我呀，呵……」

弟兄的血，壯士的淚，染透了衣裳。

像老鷹，像烏鴉，那是敵人的飛機

在青天白雲間，上下翻穿，

山搖了，地動了，那是落下來

一顆把平地變成了坑的炸彈，

又是多少血肉驅親愛的弟兄們，

在那裏舉行了壯烈的火藥葬。

垂死的，滾到河水裏，喃喃問：

「這是我的家鄉，你要載我到何方？」

蹲伏的石獅也像猛地跳起來，

紅了的河水也發怒吼般的激蕩。

淚和血灑遍了壯士的胸膛——

「就讓我們開一槍，祇開一槍，

打死敵人，或打在自己的身上！」

「呵，你們要服從，不可輕易言抵抗。」

從不同的三個方向，流來了

三支水，寬了河身，急了流

那三岔口，成爲這個城的心臟，

歷盡了千百年來的興衰存亡，

老年人爬進墳墓，帶了憂愁，

幼小的長了白鬍子，在臉上，

堆滿了皺紋——憂愁和苦辛

嘆息著：「想不到這個城，遭過八國兵，

還能有這一天繁盛，興旺！」

啊！一片紅，一片火光。

壯士心，如火焚，他們

這一羣，再也不容忍，憑了

血肉軀，向前狂奔。

他們祇記得「去殺敵人！」

衝進了敵人的飛機場

把煤油澆上去，木柴堆上去，

手榴彈丟上去，驚雷一聲響——

火光中他們叫，他們也跳，看定

飛機化成灰，火煙在飛揚。

黑暗裏吐著火舌的，那是

敵人叫囂著的機關槍，朝著

他們，前面的倒在地上，後面的

踏著他們的腳印向前進；

拋，拋，把手榴彈拋向敵方。

沒有憂慮，沒有恐懼，也沒有

不會準備的張皇。他們

祇有一顆心，沒有退縮

抵擋強烈的礮火，不會燒光

的飛機，轟炸和掃射。

呵，又是一個早晨，在東方
滾起了血紅的太陽。

遠望青天垂斷處，那裏

纔有自己的弟兄，爲什麼

不快來做我們的援兵？也沒有

飛機和他們拚，祇任敵人如潮湧

敵人的飛機任意翱翔？

死的死了，傷的傷，祇留了

一片血，一片紅光！

四

就像每個大城一樣，

這個城也有大路小巷，

安善的居民，高樓，市房，

牠們有些膽小的人物，還

有些自私，更沒有深遠的眼光，能看到再不抵抗，就是整個民族的滅亡。

他們爲自己生，爲自己死。

這是爲人厭惡的，我的家鄉。

祇是砲聲震醒了他們。

失措，慌張，誰知道遭了什麼殃？

還血債呵，何日能清償？

衛土的軍人們，奉令退防，

威武的皇軍，像是得了勝，

朝著無助的難民施放

連珠叫吼的機關槍。

成排地倒下去，哭號叫嚷

吓呆了的孩子，抓緊母親的衣裳：

「媽，您怎麼不走了，在這兒倒下，您的胸前怎麼掛了紅花？」
還不等孩子說完了他的話，一顆子彈洞穿小小的胸膛，再不喊叫，躺在母親的身旁。那些不會死的人，一小羣穿過了彈雨，渡過河，纔站定喘一口氣，向來路遙望；東邊一股煙，西邊一片火光，眼睛沒有淚，喉嚨失去音響。這個叫岔了音尋爹，那個找娘，誰也不知道誰到了哪方！破了家，亡了國，從此都是一隻隻待宰的羔羊。

我恨，恨不能掬來死難者的血